



本土文本

诗歌让我们相识

——我与著名作家徐光耀先生的情谊

□王子和

一位已届百岁的长者，一位13岁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，一位身经百战而后进入人文，并因塑造抗战小英雄形象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与精神世界——他就是《小兵张嘎》的作者徐光耀先生。

我与这位当代著名作家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光耀的情谊，还要从诗歌说起。河北省作协主办的《诗神》(现改为《诗选刊》)的执行主编是以一组《我乡间的妻子》而蜚声诗坛的刘小放。同为诗人的杨廷欣与刘小放曾是27军的战友，刘小放转业后，进入河北省作协。杨廷欣是我在解放军外语学院的同窗战友，他转业到了河北省政府工作。经他举荐，刘小放多次发过我的诗作。他们二位不止一次邀请我去石家庄，以及我向往数十载的白洋淀游历一番。而我的少年文学梦，还与两位河北籍著名作家有着启蒙与点燃关系，一位是徐光耀，另一位则是孙犁。小时候，读过徐光耀和孙犁先生的成名作《平原烈火》和《白洋淀纪事》，我对这两位文学前辈的高山仰止之情，与这两部作品息息相关。

我在家乡唐山上初一时偏科于语文。寒门学子，经常逛廉价旧书店。我买了徐光耀先生的《平原烈火》，读到了抗日战争中发生在冀中平原上的反“五一大扫荡”，知道了那里有一片秀丽的水乡叫白洋淀。后来，又买了一本《河北文学》，读到了评介孙犁先生《白洋淀纪事》的文章。我是在冀东长大的，阅读描述白洋淀的文字，让我看到了与家乡迥异的别样水乡风景，感受到了新鲜可人的水乡气息，觉得那里就是我一直向往的锦绣江南。后来，命运还是让我到了江南，在南京从军并求学。

为了购买《白洋淀纪事》，第二天我赶到银行，支取出一块钱。那家银行里

有我一笔十多块钱的“巨款”，那是多年一毛一毛积攒起的压岁钱。兜里揣着这一块钱，急匆匆地来到新华书店，却出了个洋相。隔着柜台，我声音有些颤抖地向营业员喊着：“我要买那本《白洋淀(ding)纪事》！”我把淀(dian)说成了(ding)。营业员轻轻地笑了笑，纠正了我。数十年过去了，她轻轻的笑声与友善的提醒，仿佛还在我的耳旁。

就这样，一年年过去了，我这个喜欢慷慨而歌的燕赵之后，竟然连家乡的省会石家庄都没去过，连流淌进我血液的白洋淀水都没有去掬捧过、亲吻过。

机会与决心总是一起到来的。2019年10月17日，我和老伴带着孙女，连夜从南通飞往石家庄。犹如亲兄弟般的杨廷欣，特意从旅居的云南建水赶回石家庄。18日下午，杨廷欣陪同我去看望神交已32年的诗人刘小放。就在刘小放家，更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他提前联系了徐光耀先生，我们便一同去他的府邸拜望。

我终于见到了“小兵张嘎之父”徐光耀先生。这位身经百战、历经坎坷的老战士，身板挺拔，声音洪亮，亲切如家中长辈。这是两辈军人的欢聚。我们畅谈徐老的开山之作《平原烈火》，这部反映冀中军民抗日斗争1943年“五一大扫荡”的巨著，是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我们畅谈《小兵张嘎》与白洋淀、孙犁先生的《白洋淀纪事》，这时才得知，徐老就出生在白洋淀湖区的雄县段岗村，他与艺术上的小兵张嘎，都是白洋淀人。

当日另一个惊喜，是我和战友杨廷欣都得到了徐老馈赠的墨宝，这一自然源自刘小放的策划，原来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儿女亲家啊！我得到的是一幅“天顺人和”，其中有一个“和”字，可见徐老对晚辈的用情之深。

惊喜继续。我孙女拿出特意从南通带去的一本《小兵张嘎》，请徐光耀爷爷签字。孙女捧着这本珍贵无比的《小兵张嘎》，亲切地依偎在徐老爷爷身旁合了影。那时孙女刚上初一，徐老爷爷便成了她零距离亲近的大偶像。

惊喜还在继续。刚巧在三个月前，“徐光耀文学馆”在位于雄安新区白洋淀文化苑的嘎子村落成。

翌日，我们赶往华北明珠白洋淀。我们乘船穿越一波波碧水，一片片荷花簇拥中的水天泽国，进入徐光耀与孙犁先生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精心描述过的情境中。登上一座岛，岛上就是雄安新区“白洋淀文化苑”所在地。穿着白衣布衫的“白洋淀文化苑”的创办者、全国劳模袁大柄先生，到码头来接我们。嘎子村是依照《小兵张嘎》中所描述的当年战斗生活实景的重现，村头屹立着栩栩如生的小兵张嘎的雕像。徐老给嘎子故乡取了个“鬼不灵”的名字，寓意“日本鬼子进了这个村子是不灵的！”同样，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是终究要失败的！“在村子里，我们看到当代诗人贺敬之题写的馆名“徐光耀文学馆”。

在文学馆中，我看到了徐光耀与孙犁的亲切合影，他们是双壁辉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巨子，也是白洋淀之子。他们的学生、时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题词：“碧树根深，文心磊落，苍生铸魂。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题词：“昨夜西风吹雨，平原烈火炼真金。雄安自古多豪士，慷慨悲歌动地吟。”流连于全面展示徐老70余年文学人生、艺术成就的文学馆中，犹如见到了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战的峥嵘岁月，这为历史也为后人寄托缅怀、激励斗志，留下了一份多么丰饶的精神财富啊！

从白洋淀和石家庄回来后，我曾为徐老写过一首抒情长诗《不是将军的将

军》。诗中写道：“有人说，‘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’，我却要说，此言差矣！我有幸认识了您，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。您13岁参军就一直是个好士兵，可是您的梦想从来不是当上将军。您想成为一位作家，把您经历的抗战故事，讲给子孙后代听。您拿起了笔，您指挥起数百万字的文字大军，《小兵张嘎》是您笔下的优秀士兵。将军决战岂止在沙场，您不愧为是，不是将军的将军！”

而今，将近六年时光过去了，其间，我与徐光耀先生、刘小放，保持密切联系。2022年4月1日，在河北省广播电视台制作的《百岁老人雄安赞》中，我听到徐老为雄安开发建设点赞：“我的亲人们，撸起袖子来干吧！把我们的家乡，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城市！”由此，我想起在2021年12月29日《文艺报》上的一则消息：“徐光耀《平原烈火》《小兵张嘎》典藏版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。”2022年清明节翌日，我荣幸地收到了徐老题签的《小兵张嘎》典藏版。

2024年11月16日，欣闻在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，99岁的徐光耀先生，因为电影《小兵张嘎》成为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传世之作，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。作为晚辈，又一次受到了强烈感染与激励。今年8月20日，由中国作协和河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“徐光耀文学创作80周年座谈会”在京举行。

2024年岁末，我撰写的《沙到白时是纯色：沙白传》出版后，特意寄赠给徐老和刘小放。徐老那天偶有不适，但他还是坚持坐在床上，把《沙白传》贴在胸前，让刘小放拍了纪念照。徐光耀与沙白都是1925年生人，两位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百岁长者，也一直相互惦记着、激励着。唯愿这两位中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作家，茶寿可期。

细数一下，张之洞在安龙生活的1841年至1849年，恰是他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期。张瑛“以教化为先，以民生为本”的施政理念，在他心中种下经世致用的种子；试院里兼授的文字训诂与声律之学，培养了他对“中学”的根脉认同；而安龙作为文化交融地的特质，又让他早早懂得“他山之石”的价值。山水之间的改革，从来不是对传统的背叛，而是对地理智慧的延伸。张之洞在各地的实践，都带着安龙的印记：尊重地理的限制，更挖掘地理的可能；坚守文化的根脉，更拥抱时代的浪潮。这种从山水间习得的智慧，让他在晚清的风雨中，成为一棵根系深扎传统、枝叶拥抱新知的“改革之树”。

荷香深处的当代回响

如今的安龙，不再有当年试院的烛火，取而代之的万家灯火，煤矿的关停让白鹭重新回到荷塘，它们掠过荷叶的姿态，与张之洞当年所见或许并无二致。招堤上的张之洞雕塑面朝东北，望向北京的方向，似乎说着“夫治国之道，贵在因地制宜”。

“因地制宜”的智慧，正在安龙续写新篇。曾经因地理偏远被视为劣势的喀斯特峰林，如今成了生态旅游的宝藏；万亩荷塘不再只是景观，而是“荷下养鱼、荷上观景”的立体农业样本。布依族村寨的吊脚楼里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用古法染布，丝线的颜色取自山间草木，而直播间的镜头，正将这份古朴推向全国——地理的边界，在数字时代变得模糊，而安龙选择在坚守中开放，恰如当年张瑛在闭塞中播撒文化种子。

暮色中的半山亭，楹联“极目千里，问几辈能挽河山”被夕阳染成金红。这声跨越百年的叩问，至今仍让人心生慨叹。

寻访张之洞的地理故事告诉我，真正的大师既能深耕一方水土，又能超越地理局限；既尊重地域特色，又具备全局视野。在这个交通发达却容易迷失方向的时代，我们更需要这种“扎根与超越”的地理智慧。这，或许就是时代之问的答案。



观九三大阅兵

□杨宵华

猎猎暖风铺锦绣，长街剑影刀光。银鹰破雾傲穹苍。铁流奔大地，浩气耀东方。
遥念昔年烽火事，山河破碎神伤。今朝劲旅守家邦。军威惊世界，勋业著华章。

□洪宝志

排山方阵风雷叱，八秩放歌思历程。国土当年凝碧血，雄师今日护红旌。
已将炽热强军梦，化着铿锵正步声。反独维和挥利剑，金瓯一统壮怀萦。

□洪宝志

门前劲旅排严阵，台畔乐团弦管喧。动地琴声惊敌胆，惊天战鼓铸雄魂。
千人奏曲雷霆震，万里回音海岳吞。为我炎黄腾浩气，三军威武振乾坤。

□王昀

八十战旗京邑扬，功勋抗战永荣光。英雄鲜血面全染，代代传承续辉煌。

□陈贵民

纵横贯直线，行进步龙跟。朗朗眸坚毅，顾身身栋梁。
军管骄子飒，胜日激情扬。岂畏风云聚，千城固国防。

□吴效克

铿锵正步撼城楼，重器横空傲九州。八秩烽烟凝铁骨，金瓯永固卫环球。

□章伯堂

铁马踏雷震岳，东风御剑平

滔。霏雪满屏千链蔽，光刀无声一指锁。长缨缚海蛟。
量子能安铜锁，战颅可定军标。九域红旗诚正展，百战忠魂永不凋。山河看我朝。

□姜亚莉

雄师列阵步长街，重器东风振懋猷。积痛金陵须雪耻，鹏飞穹宇共和谐。

□孙建华

八十春秋早鼎铭，烽烟虽散世难平。江河喋血怀先烈，民族深仇誓后生。
昔日城危寇寇肆，而今剑利贼兵惊。示强无意争豪霸，为慑豺狼复康行。

□朱加林

战鹰梯队啸云天，三面红旗碧玉悬。机组入零铭史鉴，虹霓七彩贺尧年。
运输轰炸神威显，教练招挥舰载旋。正义和平皆必胜，人民万岁震坤乾。

□张赤峰

数万兵民聚广场，军旗受阅享荣光。雄师列阵军威振，重器展姿豪气扬。
歼寇先贤倾热血，兴华后辈谱新章。倭曾犯我仍铭骨，永捍和平固国防。

□罗洪军

金风送爽国旗飘，铁甲耀芒惊远迩。军卫九州驱魔鬼，曲扬四海赞英豪。
百年积耻今朝雪，八秩丰功此际昭。且看东方腾旭日，和平笙鼓彻云霄。

教师节颂歌

◎九月颂歌

□周八一

两鬓落满粉笔屑，再也擦不掉了

你整理好衣襟，迎着秋风出门
手握晨光的教鞭，点读一个

崭新的黎明。
那块墨绿的黑板，是一块待

开垦的春天
公式与语法在醒目处发芽

你一直站在蒲公英飘散的
岔路口

替每一粒种子，指明起飞的
地平线。

那些被眼镜批注的夜晚
每一滴墨水，都是一颗明亮

的星
红笔圈出错误的地方

空白里开出真理的鲜花。
如今，秋蝉收起琴匣

一片梧桐叶，开始飘向远方
您站在九月的阳光下

看见满树石榴，咧嘴喊甜的
幸福。

◎不变的风景

□倪宝龙

粉笔灰一层层落下来，落成

你头顶的白雪
沿着你用三尺讲台，铺陈的

阶梯
我们追逐着远方。

记忆里，那一直未擦尽的
方程式

还在为我演绎前行的方向
我在你深深的皱纹里，找到了

每一粒种子成长的轨迹。
老师，几十载风雨兼程

您用岁月浇灌的花朵，已压
弯枝头的秋天

而您却仍在时光的光影里，
为我站成

永恒不变的风景。

◎也像蜡烛燃亮

□风荷

时常，提一颗蓬勃之心
在大片水域之中，独自垂钓。

更多的时候，需要合作
让紧握的钓竿，一字排开，

律动
生命里坚不可破的弧线
像词与词组合成结实的句章

寻访张之洞：被安龙启蒙的重要时光

□强雯

同去勘察“苗疆”，看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理分布如何影响治理；当他看见父亲摩挲掌署里的舆图，学着辨识兴义府与下属各县的行政脉络，也许，地理早已不是背景，而是融入血脉的认知方式。半山亭的石柱上，至今留有当年刻下的《半山亭记》，文字间能读出一个少年对“无穷之观”的向往——后来他经略湖广、两广，每到一地必先勘山川形势，或许正是此刻在安龙坝子上埋下的伏笔。

地名的嬗变

安龙的地名一度让我迷惑。这是一页被反复涂改的历史手稿，每一次墨痕都浸透着权力与地理的角力。

明代永历帝朱由榔在此建行宫时，取“真龙安驻”之意定名“安龙”，试图以地名的祥瑞对抗命运的倾颓。城西的“明十八先生墓”，黄土下掩埋的不仅是忠臣的骸骨，更是一个王朝在地理险要处挣扎的残影——即便坐拥黔黔桂的屏障，终究没能让“真龙”安驻。

清军入关后，“龙”字成了禁忌，安龙被改为南笼，仿佛要将前朝的记忆关进地理的牢笼。直到嘉庆二年，朝廷设兴义府，才让这片土地在行政地图上获得新的身份。更有趣的是行政地理的错位：如今的兴义市，当年只是府辖下的兴义县；而府治所在，正是今天的安龙县。

这种空间关系的倒置，似历史与地理开的一场玩笑，却藏着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深意——通过行政中心的设置，重新编织边疆的地理网络。

张瑛任兴义知府时，正处在这场地理重构的关键期。他处理公务时，有意识地带着儿子张之洞“早熟官场”，一行于少数民族村寨，看不同族群如何在山谷间划分生存空间。那些关于寨老制度、梯田水利的讨论，那些对地理边界与文化认同的观察，后来都化作成年张之洞治国思想的底色。比如，张之洞在《劝学篇》中写的“明形势者明得失”，很可能是来自安龙时期的启蒙。

地名的更迭从不是简单的符号

替换。
当“南笼”变回“兴义府”，当试院的钟声取代军事隘口的号角，地理空间正在被重新定义。张瑛在任上推动的地名规范化，让跛塘海子、九龙山这些自然地标与兴义府试院、珠泉书院的人文坐标相互映照，构成立体的认知体系。少年张之洞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早已懂得：地名是历史的脚印，每一步都踏在地理的肌理上，而读懂这些脚印，才能读懂一个地方的灵魂。

山水之间的改革先驱

离开安龙后，张之洞的仕途成了一份地理探索史。从山西巡抚到两广总督，再到湖广总督，他每到一地，必先做三件事：观山川走向、查水系分布、访地方耆老。这种近乎本能的地理考察，源头正是安龙坝子上的少年时光——在那里，九龙山教会他看地形，跛塘海子教会他察水势，父亲处理布依族、苗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经验教会他辨人水。

在武汉，他将长江的黄金水道化作工业动脉，汉阳铁厂的烟囱与黄鹤楼的飞檐在江雾中相对，铁水的炽烈与楚文化的厚重熔铸成“中学为体”的基底；湖北织布局的机器声里，能听见安龙试院夜读的余韵——只是此刻的“西学”，成了织机上的经纬。在广州，他利用沿海优势开办水师学堂，珠江口的浪涛与安龙海子的涟漪，在他心中同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载体。在山西，黄土高原的沟壑让他想起安龙的喀斯特溶洞，都需要因地制宜的智慧，于是推广新式农业，让耐旱作物在沟壑间扎根。

张之洞提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亦是一份安龙地理的隐喻。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岩基底，是“中学”的坚守；而溶洞暗河的开发溶蚀，是“西学”的包容。张之洞太熟悉这种地理特质了——安龙的山是坚硬的，却能被水蚀出千奇百怪的溶洞；安龙的海子是静谧的，却能滋养出万亩荷塘的生机。这种守正与创新的平衡，正是他从地理中读懂的生存哲学。

半山亭畔的神童

黔西南的夏是一种既辣且寒的夏，是一股被群山推涌的无尽波。我揣着一套传记文学《张之洞》，踏上寻访张之洞地理文脉的路。他在贵州安龙县度过的那段童年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安龙现在又如何？一切都在山路十八弯中得到了答案。

安龙招堤的黄昏，荷风裹挟着水汽漫过三百余米的石堤，康熙年间游击将军招国遴捐俸修筑的这道屏障，不仅驯服了跛塘海子的水患，更将喀斯特峰林的硬朗与万亩荷塘的柔媚揉作一幅长卷。西侧山崖上的半山亭，像一枚玉印，静立城市山脊上。

十一岁的张之洞就是在这里，让《半山亭记》的墨香与荷香一同飘散在安龙坝子的暮色里。“四时之景不同，而观者亦无穷也”，少年笔下的文字并非凭空而来——从亭中俯瞰，东接海子的波光、西枕山脊的苍苍、南望天梯山的层叠、北倚街市的烟火，构成了他最初的“天下”模型。这种地理格局的认知，我理解为日后他写的《劝学篇》的雏形，其中有“知地理者知天下”的喟叹，而那时，少年的“天下观”只是流淌在宣纸间。

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在兴义知府任上的身影，是这方地理中最厚重的人文注脚。道光年间的安龙，滇黔桂三省交界的特殊性让它既是军事隘口，也是文化孤岛。张瑛却在此“修试院、建义学、增书院”，每月亲至书院授课，夜色中“听夜诵声琅琅，辄燃烛巡视”，烛火的光晕在石墙上摇曳，与学子的诵读声一同凿穿了地理的闭塞。兴义府试院的飞檐与斗拱，在喀斯特的灰岩底色上，搭建起儒学的殿堂；“倡置公田”的义仓制度，让贫寒子弟也能捧起经书——这种在坚硬基底上深耕文化的执着，宛如安龙地下暗河对石灰岩的缓慢溶蚀，终将闭塞的环境酿成思想的涌泉。

难怪少年张之洞能在《半山亭记》中写出“德及则信孚，信孚则人和，人和则政多暇”的见解。小小的他，曾跟随父亲